

12. 最严重的抗罗宗异端思想

我们先来看一道教会历史题。贝拉明枢机主教（Cardinal Robert Bellarmine, 1542 - 1621）在十六世纪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是教皇克雷芒八世（Pope Clement VIII）的私人神学助理，当时罗马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他是最得力的干将之一。他曾经写下这样一个问题：「抗罗宗异端思想当中，最严重的是_____。」填空、解释，并讨论。

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抗罗宗异端思想中最严重的是哪一条？因信称义？唯独圣经？宗教改革口号中的一条？

这些答案逻辑上讲得通，但都不是贝拉明心里所想的。他的答案是：「所有抗罗宗异端思想当中，最大的是得救的确据。」

稍作思考就知道其中的道理。如果称义不是唯独因着信心、唯独在基督里、唯独靠着恩典——如果信心需要行为来补足；如果基督的工作需要被重复；如果恩典不是白白的、不是出于上帝的主权，那么人就需要做点什么，加添一些东西才能最终使自己称义。这正是问题所在。如果称义最终是靠我们来完成的，那么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得救的确据。因此这样称义就肯定是不确定的。任何人（罗马教会宣称，除非得到特殊启示）都不可能确定自己是得救的。然而，如果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，如果称义是唯独靠着恩典，丝毫不靠我们的行为，完全是由信心这双空空的手来领受的——那么每一个相信的人都能得着得救的确据，并且是「完全的得救确据」。

难怪贝拉明认为，完全的、白白的、无条件的恩典很危险！难怪改教家们这么喜爱希伯来书！

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解释到基督工作的最高峰时停顿了一下（来十18），用保罗一样的口气说道，「所以」（来十19，新译本）。他敦促我们「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」（来十22）。我们不必把整卷希伯来书从头读一次，都能看到这个「所以」的力量。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良心里的邪恶已经被洒净，正如我们的身体用清水洗净了一样（22节，新译本）。

基督一次永远为我们的罪成了赎罪祭，已经照着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得称为义，成为代表我们的祭司。我们因着对他的信，就在上帝的宝座前为义，正如他为义一样。因为我们是在他的义里被称义，所以唯独他的义才是我们的义！我们不可能失去这称义，正如他不可能从天堂坠落下来一样。这样，我们的称义根本不需要其他的来补足，正如基督的义无需其他来补足一样！

因此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：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」（来十14）我们能完全的得救确据，站立在神面前，因为我们良心的邪恶已经被洒净，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。（来十22）。

贝拉明所代表的罗马反驳说：「啊！这种教导会纵容人们犯罪，依仗恩典，生出反律主义。」可是希伯来书的逻辑并不是这样。得救的确据会生出四样：

第一，不至动摇地坚守我们所承认的信仰，唯独基督是我们的盼望（23节）；
第二，认真思想如何彼此鼓励，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」（24节）；
第三，敬拜和团契时，继续与其他圣徒彼此相通（25节前半节）；

第四，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就彼此鼓励，继续等候，向主忠心的生活（25节后半节）。

好树才结好果子，坏树结不出好果子。我们虽然不是靠行为得救；但我们得救之后，必然有好行为。实际上，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（弗二9 - 10）！所以，耶稣基督一次到永远成就的工作会生发出有确据的信心，为信徒提供最充足的动力，使他们荣耀上帝，过讨他喜悦的生活。基督所成就的工作不会使人对道德和属灵的事漠不关心。而且，我们之所以有得救的确据，是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亲自成就了这一切。他已经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自己的心肠。基督受死不是为了说服父来爱我们。基督死了，正是因为父亲自爱我们（约三16）。他绝不是躲在圣子背后，带着险恶动机要伤害我们。不，一千个不！圣父亲自在圣子的爱和圣灵的爱里爱我们。

享有得救确据的人，无需去圣徒或马利亚那里找安慰。仰望耶稣的人，无需寻找其他的中保，在他里面我们享有全备的确据。抗罗宗异端思想当中最严重的是哪一条？如果一定要称这是异端，那就让我们享受“异端”中这最为有福的一条吧！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真理和恩典！

（本文收录在《傅格森文集》里，需要纸质版，微信联系：271087029）